

通俗本

母親

高基爾原著・金樹改寫



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

目 次

一	工人區域.....
二	她的丈夫.....
三	她的兒子.....
四	同 志.....
五	搜 查.....
六	沼地事件.....
七	探 監.....
八	五一節.....
九	母親的工作.....

十 兇惡的毆打

十一 審判

十二

十二 被捕

十三

附記

金橫 10K

一 工人區域

每天，當工廠的氣笛，在煤煙的空氣裏呼喊着的時候，那些陋小的屋子裏面，走出了陰暗臉色的人們。他們連恢復疲勞的時間都沒有，就好像蟑螂一般地，望着工人街上走去。到了傍晚，這些人們，又好像殘渣一樣地，給工廠丟擲出來。

長時期的疲勞，使他們飯量減退。爲着要增加他們的食量，就拼命地喝燒酒，燒酒燒傷了他們的臟腑。

每天，倦怠得連一點微弱的思慮也沒有。當酒性發作的時候，回到家，就和妻子吵鬧，常常拿起拳頭，把她們毆打。有時候，他們毆打他們的兒子，毆打他們的夥伴。

在路上，他們碰到的時候，總是談起工廠，咒罵工頭。

年輕的人們，坐在下等的菜館裏面，或者聚集在別人家家裏。他們玩着手拉風琴，唱着下流的歌曲，跳舞，或者飲酒。在喝醉以後，很容易引起血腥的爭鬥。他們有時候被他們的父母很兇暴地怒罵，或者毆打一頓。但是在年紀大一點的人們看來，這些年輕人的喝酒和爭鬧，是當然的事情。因為在他們年輕的時候，也一樣地喝酒，一樣地爭鬧，而且也一樣地給他們的父母毆打。

一年一年的過去，他們的生活老是這個樣子。他們一點也沒有想把這種生活改變的慾望。

有時候，也有些陌生人流浪到這個工人區域裏來。他們講起別處工人的生活，也和這裏一樣的。他們知道了既經是相同，那麼還有什麼話要說呢？

有時候，如果這個陌生人有一些什麼特點，他們就長時期地不會把他忘記。他們和那些講述新奇事實的人們，默默地離開。於是這些人只好再流浪到

別處地方去，或者很寂寞地留在工廠裏。

這樣地活了大約五十年的時光，他們就自然地死去。

二 她的丈夫

米哈爾是一個做鐵鎖的工人。他的毛髮很濃，他的眼睛很小。在他的眼睛裏，老是露出一種沒有好意的微笑。但是在工廠裏，他是一個技術頂好的工人；在市街上，他也是一個力氣最大的男人。他對於廠長的態度，非常粗暴，所以他得到的工錢，也是非常的少。

每逢休息日子，他總是要打人。街上的人們，都對他十分恐怖。有時候，他們也要想打他，可是沒有成功。當米哈爾看見他的敵人，要和他抵抗的時候，他就捏着石子，或者鐵片，擺好了步位，等在那裏。所有的人們，對於他的那張滿是鬍鬚的臉，和毛髮叢叢的手，都感到恐怖。並且，誰都會感到：他好像是有着一種野獸一般的、無敵的力量的。

「喂！給我滾開吧！賤骨頭！」他憤怒地喊着。

這時候，給他罵了的人們，瞧見他的濃密的鬍鬚裏面的黃牙齒，露了出来，大家就十分膽小地，紛亂地逃開。

「賤骨頭！」他跟在後面走，在他的眼睛裏，露出銳利的微笑；好像挑戰一般地，他的頭頸伸得很直，喊着：

「來，湊過來，——誰是要死的忘八？」

可是，要死的人，一個也沒有。

他的說話不多，歡喜常常用「賤骨頭」這個稱呼來叫喚別人；他叫喚廠長，叫喚警長，叫喚他的妻子，也一樣地用這個名稱。有時候，他對他的妻子這樣的說：

「呔！賤骨頭！你沒有看見嗎？——我的褲子已經破了。」

當他的兒子米惠十四歲的時候，米哈爾抓住了他兒子的頭髮，要想把他拖

走，可是，他兒子立刻捏住了一個鐵鎚，用堅決的話來對他說：

「不許動手！」

「什麼？」米哈爾不懂了，望着他的兒子。

「賤綵你打吧！」米惠說：「下次可不饒你了。……」

這樣說了，米惠舞動他的鐵鎚。

「好利害！……」他重重地吐出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這個，小小的賤骨頭！……」

自從發生了這樁事情以後，隔得不久，他就到妻子那裏說：

「從現在起，不要向我拿錢，米惠能夠養活你了。……」

「那麼，你把錢都去買酒喝麼？」他的妻子，大膽地向他問。

「你管什麼！賤骨頭！我要去弄個女人呢！……」

事實上，他並沒有結交一個女人。但是他從這個時候起，一直到他死的時

候爲止，在兩年裏頭，他絲毫沒有照顧他的兒子，也沒有和他開口講過一句話。

每逢休息的日子，米哈爾總要跨進酒店裏去。在路上，他默默地走着，好像在尋找人一般地，凝視着別人的嘴臉。回到家裏，吃過了夜飯，假使他的妻子，遲些時候過來收拾碗盞，他就立刻把這些盛飯、盛菜的東西，一起摔在地上。在他自己的前面，擺着酒瓶，背脊靠在牆上。他的嘴裏，哼出一種沒有腔調的歌聲。張開了他的闊大的嘴巴，閉住了他的眼睛，從他的口裏，流出他的謾罵的聲音。他的歌調像狼的叫吼一樣。一直唱到那酒瓶喝空以後，他就橫轉身來，倒在椅子上，一直睡到明天早晨，當工廠裏的汽笛叫着的時候。

最後，他終於患偏僵病死了。在沒有死的前五天，他的全身變成黑色，緊閉着眼睛，在牀上亂滾。他好幾次地向妻子要求說：

「給我拿老鼠藥來！——把我藥死了吧。——就是我好了，對你也沒有好

處的！」

早晨，當工廠裏的汽笛，叫喚工人去工作的時候，他死掉了。

躺在棺材裏面，他還是張開他的嘴巴。但是他的雙眉毛，卻好像惱怒一般地蹙皺着。他的妻子、兒子、老年做賊的酒鬼施尼拉，還有鎮上的幾個乞丐，參加他葬儀。他的妻子只靜靜地哭了一會。米惠卻一點沒有哭。棺材埋了以後，他的妻子和兒子就馬上走回來。

三 她的兒子

米哈爾死了以後，還沒有到兩個星期，在一個休息的日子，米惠喝得爛醉地走回來。他跌跌撞撞地走進了屋子。很像他父親從前做慣的那個樣子，他把拳頭捏得很緊，在桌子上面亂敲，喊着他的母親：

「拿飯過來！」

母親走到他身旁，使他的頭靠近自己的胸口，把他擁抱。可是他用手一推，嚷着：

「媽媽——快些兒！……」

「你這個癡子！」母親悲傷地說。

「我還要抽煙啦，父親的那根煙管給我拿過來！……」米惠搬動着他的僵

硬的舌頭說。

他第一次喝了燒酒，燒酒消失了他的氣力。他就疑惑地問自己：

「醉了嗎？不是喝醉了嗎？」

母親對他的愛撫，他覺得羞恥起來。他的樣子，好像就要哭泣一般。

母親撫摩他的被汗水浸濕了的頭髮，說道：

「這一件事可幹不得呢！……」

不一會，米惠就劇烈地嘔吐起來。母親扶他躺在牀上，用一塊浸濕了的手巾，蓋在他的青白色的額上。酒醉漸漸醒轉來的時候，他覺得在他周圍的一切東西，都在搖動。現在，他纔聽見母親的柔和的聲音：

「假使你喝了酒，還能夠養活媽媽嗎？」

可是他緊閉着他的眼睛，對她回答：

「不是大家都喝的麼？」

母親嘆了一口氣。她想，他的話是不錯的：他們年青人看來，除了酒店以外，是沒有另外一處地方可以消遣的。但是，她仍然說：

「你下次不要再喝吧！你的父親已經喝得太多了。他喝醉了酒，就使我吃了苦……要是你想到你媽媽的可憐……」

聽到了她的悲哀而且柔弱的說話，米惠想起，當他父親還活着的時候，母親總是沉默地，一天到晚，擔憂給他毆打。因為米惠不願意和他父親見面，所以好久沒有住在家裏，而離開了他的母親。現在，當他清醒轉來的時候，就仔細地看着她。

她的個子很長，稍微有一點駝背。她是給長時期的勞動，和他父親的毆打，弄壞了她的身體。所以，在無論什麼時候，她總好像恐怖着被別人毆打一般地，把她的身體向側邊移動。她那佈滿皺紋的蛋形的臉，好像有一點浮腫。她的眼睛，帶着一種哀愁的情緒。她的右眉上，有一條很深的傷痕，因此，她

那右眉稍稍有一點吊起。在她很濃的頭髮裏，已經長了些白髮。她是一個非常可憐而且柔弱的女人。

這時候，她的臉上緩緩地淌下了眼淚。

「不要哭。」米惠對她說。

「要想喝些冰冰涼涼的……」母親問。

但是，等她拿了一杯冰茶走回來的時候，他已經睡着了。她茫然地站着，然後，走到耶穌像的面前，跪下禱告了一會。

在這個工人區域裏，他們的家，和別人家稍稍有一點不同。他們的屋子，在街道的一端。屋子的門前是一條坂路。屋子的三分之一，劃做一間竈間，用薄板隔開的一間小房間，是母親的臥房；餘下來三分之二的一間房間，裏面放着米惠的牀，一隻桌子，兩隻椅子，幾隻凳子，一個衣櫃，上面是一面小小的鏡子，掛鐘，還有在屋角裏掛着兩張耶穌像。

不久，米惠也和其他的青年一樣，買了手拉風琴、漂亮的襯衫、領帶和手杖。他參加了晚會，學會了各式各樣的跳舞。每逢星期日，總是喝醉了酒回到家裏。

有時候，母親問他：

「你晚上很好麼？」

「累得要死！我倒想去釣魚，或者買一枝槍來玩玩。」

但是，米惠卻沒有這樣做。他慢慢地有些變了。他很熱心地做工，他不知道偷懶，也不會犯規。他總是不多講話。他的那雙很大的眼睛，和他的母親非常地相像。他常常好像不滿地用他的眼睛瞧着一切。他既不買槍，也不釣魚。一般人看來，他的確有點特別起來。母親也覺得兒子的態度和別人不同。他的睛眼，漸漸地認真看東西，嘴唇常常緊緊地閉住，好像是生氣的樣子。

現在，他開始拿書籍回到家裏，獨個人努力用功。有時候，他從小書裏，

摘錄一些什麼下來，把它寫在紙片上面。寫好以後，再把紙片藏起來。

米蕙和母親，很少談話。他們也是很少有見面的時候。早晨，他一句話不講，吃了早茶就走進廠裏。中午，他回來吃飯。他只是在食桌上，和母親胡亂的交談幾句。吃過中飯之後，他走出去，到傍晚時候纔回來。吃過晚飯，他就一個人看書。他的說話更加減少，而且，在他的說話裏面，忽然加添了許多不懂的新名詞。他不再講究漂亮，但對於衣服的整潔，却更加注意。他的態度，也變得單純而且柔和。有時候，他用充滿着愛情的話語，對母親說：

「媽媽，假使我回來遲一點，請你不要耽憂……」

這種態度，雖然使她歡喜，然而一種異常的預感，卻十分厲害的打動了母親的心。她想：別人都和常人一樣，而他却像個和尚；他這樣的老成，和他的年紀也是不相配的。或許他認識了別個女人，但是和姑娘們發生戀愛，當然非化錢不可的，而他呢，差不多把所得的工錢，完全交給了她。